

萍洲可談



萍 洲 可 談

朱 戔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四庫全書提要

萍洲可談三卷。宋朱彥撰。彥字無惑。烏程人。是書文獻通考著錄三卷。而左圭刻入百川學海。陳繼儒刻入秘笈者。均止五十餘條。不盈一卷。陶宗儀說郛所錄。更屬寥寥。蓋其本久佚。圭等特於諸書所引掇拾殘文。以存其概。皆未及睹三卷之本也。惟永樂大典徵引頗繁。哀而輯之。尙可復得三卷。謹排纂成編。以還其舊。雖散佚之餘。重爲綴緝。未必毫髮無遺。然較左陳諸家所刊。幾贏四倍。約略核計。已得其十之八九矣。彥之父服元豐中。以直龍圖閣。歷知萊潤諸州。紹聖中嘗奉命使遼。後又爲廣州帥。故彥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詳。考之宋史。服雖坐與蘇軾交遊貶官。然實非元祐之黨。嘗有隙於蘇轍。而比附於舒亶呂惠卿。故彥作是書於二蘇頗有微詞。而于亶與惠卿則往往曲爲解釋。甚至于元祐垂簾。有政由帷薄之語。蓋欲回護其父。不得不回護其父黨。遂不得不尊紹聖之政。而薄元祐之人。與蔡條鐵圍山叢談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然自此數條以外。所記士俗民風。朝章國典。皆頗足以資考證。卽軼聞瑣事。亦往往有裨勸戒。較他小說之侈神怪。肆恢嘲。徒供談噱之用者。猶有取焉。

萍洲可談卷一

宋 朱彥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元豐間。或先公爲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東南不慣輿大役。卿且爲朕愛惜兵民。大哉王言。簡而有體。

元豐六年冬祀。先公導駕。旣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舅氏胡宗堯。嘉祐初引見。改官舉將十七員。仁宗問其家世。或奏樞密使胡宿之子。卽有旨更候一任。回改官時。又有因失入死罪。連坐於條。合展舉將員。改次第等官。上宣諭未令改官。凡三引見。幾十餘年。大臣或以爲言。上曰。此人曾殺朕百姓。不可改官。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尙書省於大內西。切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其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創省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惇、曾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淺。亦譴罷。餘不以存沒。或貶廣南。或貶散官。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眞相之任。呼公相。尙書改令廳爲公相應。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

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

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雖選人亦坐。蓋客禮也。唯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腳牀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

茶見於唐時。味苦而轉甘。晚採者爲茗。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遼。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先水飲。然後品味以進。

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宰執以下皆用白紙糊燭燈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啓關放入。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官給酒果。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寒月至待漏院。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嚮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親。嗣王最貴。於屬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漢。皆安懿王子。兄弟相繼。宗子行盡死。諸孫仲字行復嗣爵。判宗正寺。人人謹厚。練敏。宗子率從其教誨。崇寧初分置。

敦宗院於三京。以居疎冗。選宗子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爲難。令郊初除南京敦宗院。入對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幼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令郊既至。宗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甚有賴焉。

嗣漢王宗晟。伯仲第十二。英廟親兄也。元豐間。神考將詣陸親宅澆奠。近親嗣王欲邀車駕。幸舊邸。會日逼不及造朝。故事。戚里近屬許獻時新。卽於東華門投進時邸中。無新果。求得丁香荔枝數百枚。函之。附短奏云。來日乞詣安懿王影堂燒香。進入上果。喜曰。十二自來曉事。卽降處分。暨至濮邸。望見祠貌。下輦去。繳灑淚而入。旣已延見近族。慰勞諸父。加恩各遷使相郡王。

嘉王顥。裕陵親弟也。好讀書。元豐間。數上疏論政事。記室或諫之曰。大王爲天子弟。無狗馬聲色之好。游心方冊。固是盛德。而數干廷議。非所以安太后也。王矍然亦悟。爾後惟求醫書。與其僚講湯液方論而已。朝廷果賢其好古降詔褒諭。至今醫家有嘉王集方。

熙寧間。始命宗室應科舉。大觀間。內臣有赴殿試者。政和八年。帝子亦赴殿試。宗子及第。始於令鑠。內臣及第。始於梁師成。親王及第。始於嘉王楷。故事。有官人應舉。謂之鎖廳。例不作廷魁。戊戌。勝嘉王第一人。登仕郎王昂第二人。顏天選第三人。上宣諭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爲勝首。鎖廳人作廷魁。自王昂始。

帝女號公主。塔爲駙馬都尉。近親號郡主。縣主。而塔俗呼郡馬。縣馬。甚無義理。近世宗女旣多。宗正立官。

媒數十人掌議婚。初不限閥閱。富家多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門戶。後相引爲親。京師富人如大桶張家。至有三十餘縣主。

宣和殿。燕殿也。中貴人官高者皆直宣和殿。始置學士命蔡攸。置直學士命蔡儵。蔡儵置待制命蔡條。後又置大學士命蔡攸。自盛章王革高佑皆相繼爲學士。班秩比延康殿學士爲加優。凡外除則換延康。蓋宣和職親地近。非他比。己亥歲改保和殿。

本朝五等之爵。自公侯伯子男。皆帶本郡縣。開國至封國公者。則稱某國公。初封小國。次移大國。以爲恩數。亦有久不徙封者。文彥博初封潞國公。三十年不徙封。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後徙荆國。既死。追封舒王。凡二國。蔡京初封嘉國。徙衛國。楚國。魯國。凡四國。復加陳魯二國。公辭不拜。何執中初封榮國公。五年不徙封。薨於位。追封清源郡王。此僅事也。元祐初。司馬光封溫國公。議者以其剛厲。宜濟之以溫。東坡行麻詞。亦云封國於溫。用旌直德。崇寧初。曾布自相府以賄貶。授廉州司戶參軍。議者以其貪墨。故箴之以廉。執筆者果有意乎。

自元符紹聖以前。大臣罕有除在京宮觀者。兩府召還爲宮使侍讀。甚稀闊。從官左遷。重者外移。輕者易職。事時有八座改樞密承旨。獨座改工部侍郎。皆不美也。王震自吏部尙書移知開封府。又除樞密都承旨。王嘗語先公曰。震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復至於齊者也。政和間。近臣罷執政官。卽授提舉在京宮口。旣禮貌之。而名實相副。以罪去者。固自有法。

典制寄祿官三品紫金魚。五品緋衣銀魚。職事官雖高，非特賜不得預。雖特賜而寄祿未至本品，則帶賜魚在銜內。寄祿官已至本品，則不入銜。外任官或借衣色者，不佩魚。銜內稱借色，有賜色者仍稱賜色。轉運使副提點刑獄知州軍並借紫。本衣綠者止借緋。轉運判官通判州軍並借緋。自崇寧初增置提舉官不一，惟學士與常平借緋餘衣本色。其合借衣色者，勅上云候迴日依舊服色。自朝辭出國門，則衣借色。迴入國門，則衣本色。近制借色仍佩魚。呂公著曾任知州借紫，後除轉運判官，勅上不帶借紫。公著仍衣紫。馬餘慶知彭州借紫，替迴赴部，方理通判資序，懼失借色，不肯受本等官，請宮祠歸，仍衣紫。凡勅上不帶借衣者，自不合著。

典制左降官不追勳賜。雖貶竄，遇恩復官，卽依舊勳賜。政和間，方省勳，舒亶在元豐時被擢用，由台州臨海縣尉改官，驟遷兩制，賜金紫。未經郊禮，不得勳。後坐事除名，更沛敍初授官，仍復前台州臨海縣尉，賜紫金魚袋。鄒浩建中靖國中除通直郎中書舍人，賜金紫。未經郊禮，不得勳。後貶新州，丙戌赦除黨籍，以得罪輕重敍官，或得郡宮祠，或未有差遣。鄒降三官敍，乃復承奉郎，賜紫金魚袋。無差。凡降官與職並稱降授，責散官並稱責授散官，如節度副使、團練副使，雖號武官，皆依舊物。頃見元祐臣僚責授副使者，兩制已上，仍衣紫。從官以下，元衣綠者仍衣綠。唯責授長使別駕已下者，不以舊官高卑，並衣綠。故宰相貶嶺南司戶參軍衣綠。東坡初責惠州團練副使，再貶儋耳，授瓊州別駕。元符末，首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得報便北歸，至廣州猶未受告。會先公至，東坡先折簡與公曰：頭間生瘍，妨巾裹，欲着帽相見，蓋不欲青。

衣耳。坡於外物宜不能動。惜其猶以此介胸中。

故事。節度使初除小鎮。次中鎮。後大鎮。紹聖間。見呂吉甫建節。初除保寧軍。婺州。移武昌軍。鄂州。移鎮南軍。洪州。其序如此。崇寧間。蔡元長自司空左揆建節。初除安遠軍。節度使。安州。亦小鎮。政和以來。帝子繁衍。宗室近戚。大臣中貴。邊將加恩者衆。諸路節鎮。除祖宗潛藩外。止六十餘處。幾無虛位。薛昂罷執政。初除彰信軍。節度使。相州。中鎮也。蔡攸自宣和殿大學士。初除淮康軍。節度使。蔡州。大鎮也。豈是時小鎮適無闕員乎。刺史防禦團練使。正任則本州繫銜。與知州。敍官。每州止一員。不除則闕。任他官兼領防禦。刺史者。謂之遙郡。本州不繫銜。往往取美名。如康榮。雄吉。諸州。一州或有數員。大率邊將多帶雄州。戚里多帶榮州。醫官多帶康州。

著令。朝奉郎至朝請郎致仕。則得任子。疾困及暴卒者。往往旋求致仕。至有匿哀。或許爲日前文書。冒法狠狠。大觀初。吏部尙書張克恭建言。員郎亡。卽與推恩。遂革此風。州縣選人。有般家人二名。日給雇錢入二百。往往遠指程驛。務多得雇錢。於法須沿路官司批券爲驗。蓋防詐僞。然無不僞爲者。余以爲不若以官資定錢數給之。聽其自便。既免欺誕。且省刑憲。當路者殊不論此。

在京百官席帽。宰執皇親用繖。呼爲重蓋。舊日兩制以下。至寺監官出入。馬後擁大圓扇。用以遮日色。紹聖間。上在角樓。望見庶官馬後有大扇。因問其名。內侍誤云是掌扇。上云掌扇非人臣宜用。遂禁止之。政和間。有提舉學事官上殿劄子。論庶官或用玉斧。同於斧屐之義。乞革去。勘合得乃是人間所用柱拂。

子。或名柱。簪以水晶或銅鐵爲之。制度無僭。言者坐所論不實罷。遂不果禁止。

狻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至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徹亦如之。狻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鵬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以必遷兩制。預置狻座。得躡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狻毛以藉衣不皺。先公使遼時。已作兩制。乘狻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狻座。張繖。金帶。金魚。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尙書鄭允中充使。奉寧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狻座。

呂嘉問自熙寧中躋要顯。徧歷名藩。紹聖末。以雜學士守成都。被誣構。遂不可辨。獄成。大理寺定斷。贓罪絞。典制官吏贓罪。笞已爲終身之累。呂以貴品得議。責散官安置。適皇上登極。大沛復官。頻更赦令。漸復職。竟符舊物。領宮祠二十年。前後磨勘。及八寶特恩。轉寄祿官。以正義大夫八十餘歲病卒。復以先朝舊臣。高資久次。特贈資政殿學士。視執政官。

呂吉甫在熙寧時用事。多所建明。元祐初被罪。異意者欲誅之。貶福州甚危。紹聖復先政。章惇忌其才。以爲延安師。雖除觀文殿學士。建節鉞。終不得近京師。在延安六七年。戎人圍城六日。城中無備。吉甫設方略。僅能解圍。元符末。乃得知杭州。頗優游。會子淵交狂人。事連吉甫。追捕至國門。貶鄂州。數年復官。平生患難如此者最大。然有以處之。非所病也。

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紹聖間作相。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謁惇。惇道衣見之。蔡上言狀。乃立宰相見從。

官法。王安禮尙氣不下人。紹聖初起廢帥太原。過闕許見時樞府虛位。安禮銳意。士亦屬望。將至京師。答諸公遠迎書。自兩制而下。皆摺角一匾封語。傲禮簡。或於上前言其素行。既對。促赴新任。快快數月而死。曾布當軸。唯自營於國事。殊無可否。季父出其門。因以書切責之。其間有云。如其事。鄒浩能言之。相公不言也。布大沮。竟以此敗。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論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州。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詔交轍。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指下石者。

元祐初。呂惠卿責建州。蘇軾行詞有云。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其時士論甚駭。聞紹聖初。蘇軾再責昌化軍。林希行詞云。赦爾萬死。竄之遐陬。雖軾辯足以感衆。文足以飾非。自絕君親。又將誰愆。或謂其已甚。林曰。聊報東門之役。

錢遜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艾子死。德循卽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然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訓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尙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役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舒亶爲臨海尉。弓手醉呼於庭。舒笞之不受。乃加大杖。益厲聲。願杖脊。舒叱吏決脊。又大呼爾不敢斬我。舒卽起。刃斷其頭。被劾。案上。朝廷方求人材。頗壯之。令都省審察。舒狀貌甚偉。博學有口辯。王荆公一見大喜。薦對稱旨。驟擢。未幾至。御史中丞。彈擊不少恕。宰相王珪自京尹執政。曾攜官浴桶入東府。舒文致以爲之罪。後舒敗坐獄。以用臺中官燭於私室計贓。神考薄其罪。因言亶盜盜此。或對云。舒亶不愛蠟燭。王珪豈愛木桶。乃抵罪除名勒停。居鄉里甚貧。聚徒教授。資束脯以營伏臘。凡十八年。中間元祐政出帷。宿務姑息。置訴理所。漸滌先朝管得罪者。羣小競自辨。不逞之人。至於指斥熙豐濫刑。以迎合國政。舒獨無一言辨雪。坐此久廢。紹聖復辟。稍還舒官。又爲羣怨所沮。庚辰龍飛。始得軍壘。會荆蠻作過。乃移南郡。帥除待制。未受而卒。

慈聖光獻皇后常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是姓名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瘰癧生頸間。百藥不瘥。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曰。此真項安癩也。蔣之奇旣貴。項上大贊。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頴叔在後。蔣卽大喜。

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褰帷視尸。則所陳尙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卒白事。不及褰帷。駕與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有定分。不可妄得如此。

京畿士人王庭鯉。嘗與邊將作門客。得軍功。補軍將。因詣闕。論父祖文臣。及身嘗應進士舉。乞換文資。當路頗有主之者。得上達。王默念。自軍將累勞數十年。方轉使臣。改文資。即可權注州縣差遣。大喜。洎告下。乃得石州攝助教。不理選限。終身不釐務。大凡爵祿。豈可以計取哉。

先公素貧。元豐間。久於右史。奉親甘旨不足。求外補。神考知之。將冊貴妃。故事。兩制奉冊。執政讀冊。乃躡用先公爲奉冊官。門下侍郎章惇爲讀冊官。中貴馮宗道密謂公。言上知公貧。此盛禮也。必有厚賜。既事檢會。無冊妃支賜例。止賜酒食而已。近歲。帝子蕃衍。宮闈每有慶事。賜大臣包子銀絹各數千匹。兩雖師垣。尊寵冠廷臣。然自辛巳乙酉己丑三次。亦有不預賜者。唯何執中以藩邸舊恩。由承轄爲宰相。首尾未嘗去位。不問其他錫賚。皇子帝姬六十七人。包子無遺之者。家貲高於諸公。天性節儉。未嘗妄費一錢。爲三公奉養如平時。余表伯父袁應中。博學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紹聖間。蔡元度引之。乃得對。袁爲肩。上短下陋。又廣額尖額。面多黑子。望之如灑墨。聲啞而吳音。哲宗一見。連稱大陋。袁錯愕。不得陳述而退。搢紳目爲奉勅陋。

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持重。間爲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元豐中。蔡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

近制。中外庫務刑獄官。監司守令學官。假日許見客。及出謁。在京臺諫侍從官以上。假日許受謁。不許出謁。謂之謁禁。士大夫以造請爲勤。每遇休沐日。齋刺自旦至暮。遍走貴人門下。京局多私居。遠近不一。極

日力只能至數十處。往往計會闇者。納名刺上見客簿。未敢必見也。闇者得之。或棄去。或遺忘上簿。欲人相逢迎權要之門。則求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人。與國賈公袞自京師歸。余問物價貴賤。賈曰。百物踴貴。只一味士大夫賤。蓋指奔競者。嘗聞蔡元長因闕門下見客簿。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元長異之。召與語可聽。遂薦用至大官。太醫學顏天選第三人及第。欲謁元長。未得見。乃隨職事官入道史院。元長方對客。將命者覺其非本局官。揖退之。天選不肯出。吏稍掖之。天選抱柱而呼曰。顏天選見太師。與吏相持。幘忽墮地。元長命引至前。語之曰。公少年高科。乃不自愛惜。道史與國史同例。奈何闕入此耶。天選整幘而出。吏執送開封府鞫罪。特旨除名。送宿州編管。自此士風稍革。

太學生每路有茶會。輪日於講堂集茶。無不畢至者。因以詢問鄉里消息。

祖宗時進士殿試。詩賦論三題。用親札。熙寧三年。殿試用策。仍謄錄。蓋糊名之法。以示至公。當防弊於微也。近歲宰執子弟多占科名。章惇作相。子持孫佃甲科。許將任門下侍郎。子份甲科。薛昂任尙書左丞。子尙友甲科。鄭居中作相。子億年甲科。或疑糊名之法稍疎非也。廷試策問。朝廷近事。遠方士人未能知。宰執子弟素熟議論。所以輒中爾。

蔡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幼耿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闕。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阼。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

辭略云。蔡某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

政和王辰榜唱名。有饒州神童赴殿試中第。纔十數歲。又侏儒。既釋褐。衛士抱之。於幕上作傀儡戲。中貴人大笑。次日特奏名人唱第。皆引近殿。陛恣其所陳。有自愬病者。出尙藥珍劑賜之。

饒州杜神童釋褐。父攜之謝政府。纔八九歲。客次中士大夫皆孩之。或戲云。來學政事文字否。答曰。非也。待告相公。求一堂除差遣。言者大慙。

元豐間特奏名陞試。有老生七十許歲。於試卷內書云。臣老矣。不能爲文也。伏願陛下萬歲萬歲。既聞。上嘉其誠。特給初品官。食俸終其身。

禁中應奉者多避語忌。大觀中。主文柄者專務奉上。於是程文有疑似之禁。雖無明文。犯必黜落。舉子靡然成風。如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皆以與災字同音。並不用。反者道之動。易反爲復。九變而賞罰可信。易變爲更。此類不一。能文者執筆不敢下。儉夫善逢迎。往往在高第。政和初。言者論之。降詔宣諭。雖暗於大體者。或以爲忠。然愛君果在。茲乎。嘗侍先公。聞說元豐時歲歉。流民過國門。閩人鄭俠監新城門。圖其狀以諫。既不可上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適永樂失律。上常西顧。檄至無敢遏。方秉燭啓封。見圖畫饑民餓殍無數。窮愁寒態不一。罔測何事。良久始知俠所上諫書也。翌日降旨。投俠廣南。不識忌諱。又有如此者。

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

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慙。曰。祜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謹短如此。

先公嘗言。昔在修撰經義局。與諸子聚首。介甫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吉甫曰。日煜晝。月煜夜。燈煜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

杜甫詩。雖屢經校正。然有從來舛謬相襲者。後人欽其名。更不究義理。如已公茅屋詩一聯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二語是何情理。搖對夢。輕重不稱。讀者未聞商榷。亦好古之癖也。余竊謂當作蔓青絲。此類亦多。未可徧舉。

東坡自云。嘗夢至帝所。見侍女月娥仙。爲作裙帶詩。其詞曰。百疊瀟瀟水皺。六銖纏纏雲輕。植立廣寒深殿。風來環佩微聲。

子瞻曾爲先公言。書傳間出疊字。皆作二小畫於其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鯨卒。自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如此。余嘗訪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筭二。總謂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

姓氏之學。近世不復講。以名諱改者多失其旨。錢鏐據吳越。改劉爲金。姓譜自有金氏。後世不知其源者。金與劉通婚姻。本朝改殷爲商。或湯改敬爲文。或苟一姓分爲二。後世可通婚姻乎。又不協舊音。如文苟爲敬。太覺疎脫。蓋一時任其自改。所以失之。近制改匡爲康。天爲軒。以聲音相近爲例。且從上令也。政和

間有營卒天安差隸陳彥以聞。乃詔改之。勘會到天安父尙在。未聞此姓所出。豈異種乎。氏族之學久廢。小人或妄改。或相傳舛繆。至於此。亦不可不知也。

施結大夫。更鄱陽興國廬陵郡守。性好蓄古今人押字。押字自唐以來方有之。蓋亦署名之類。但草書不甚謹。故或謂之草字。章陟署名五朶雲。此押字所起也。其後不復與名相類。而陰陽家又生吉凶之論。施所蓄甚多。如唐末藩鎮所署。極有奇怪者。跋扈之徒。事事放恣。本朝前輩。雖官尊尤謹小。可以此觀人度量。施盡以刻石。每移徙。用數人負之而行。其癖如此。光州馬大夫彭州還鄉。凡私居文書。紙尾皆署使字押號。漆州牧孫偉嘗言。見太師府揭示。承令寺監官兩員以上許見。宰相紙尾署官字。公相押號。

吳處厚善屬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沔鄂佳處。欲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網吏來告覆舟。吳問所在。吏曰。在鷓鴣堰。吳拊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鸚鵡洲尋一對未得。天庇汝也。因得未減。王梅運勾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崇寧癸未。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色。獨體否。余欣然爲王得對。

元豐間。御史中丞舒亶以罪除名勒停。及僦客舟東歸。時有詔召僧慈本住慧林。許馳驛。輕薄者以中丞賃航船出京。和尙乘遞馬赴闕爲對。以見異事。

大觀間。翰苑進春帖子。有一學士撰詞云。神祇祖考安樂之。草木鳥獸裕如也。以鳥獸對祖考。非所宜。竟以是得罪。

蔡持正自左揆責知安州嘗作安陸十詩吳處厚拈撫箋注蔡坐此貶新州其詩有云睡起茫然成獨笑
數聲漁笛在滄浪處厚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先公帥廣崇寧元年正月遊蒲澗因越俗也見遊
人簪鳳尾花作口號中一聯云孤臣正泣龍鬚草遊子空簪鳳尾花蓋以被遇先朝自傷流落後監司互
論乃指此句以爲罪其誣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鞠獄竟無他意
讒口可畏如此宣和初荊州掾見僧房有異花不知名僧云花氣酷烈不可近掾因題詩云山花紅與綠
日暮顏色足無名我不識有毒君莫觸後有人譖掾於蘇漕指此詩曰湖南漕憲俱衣緋餘皆衣綠無衣
紫者蘇漕最老又獨無出身數發摘官吏故掾託意山花實以嘲漕蘇大怒竟捥捥掾

王介甫居金陵作謝墩詩云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蓋
晉謝安故地也謝字安石介甫名安石

蘇子瞻責黃州居州之東坡作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後人遂目子瞻爲東坡其地今屬佛廟子瞻元祐中
知杭州築大堤西湖上呼爲蘇公堤屬吏刻石榜名世俗以富貴相高以提音低頗爲語忌未幾子瞻遷
責時元祐時孟氏作后京師衣飾畫作雙蟬目爲孟家蟬蟬有禪意久之後竟廢

元豐間詔借慈本住慧林禪院召見賜茶以爲榮遇先公侍上見宣諭慈本云京師繁盛細民逐末朕要
卿來勸人作善別無他語召詣禁中賜十字師號及御製僧惟白續燈錄敘其後賜僧楷四字禪師號楷
故不受以釣名推避之際頗不恭朝廷正其罪投之遠方無他異術窮情露教遂不振又狂逆不道伐家

誘略多出浮屠中。宣和初乃譯正其教。改僧爲德士。復姓氏。完髮膚。正冠裳。盡革其故俗云。

都下市井輩。謂不循理者爲乖角。又謂作事無據者爲沒雕當。入聲喪儀間摺發。以一竿揭之。名乖角。衛

士順天幞頭。有一脚下垂者。其儕呼爲雕當。不知名義所起。記之以俟識者。

京師買妾。每五千錢名一竿。美者售錢三五十箇。近歲貴人務以聲色爲得意。妾價騰貴至五千緡。不復論箇數。旣成券。父母親屬又誅求。謂之徧手錢。本朝貴人家。選婿於科場年。擇過省士人。不問陰陽吉凶。及其家世。謂之榜下捉婿。亦有緡錢。謂之繫捉錢。蓋與婿爲京索之費。近歲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嫁女。亦於榜下捉婿。厚捉錢以餌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餘緡。旣成婚。其家亦索徧手錢。往往計較裝奩。要約束縛如訴牒。如此用心何哉。

萍洲可談卷二

廣州市舶司舊制。帥臣漕使領提舉市舶事。祖宗時謂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兩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寧初。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三方唯廣最盛。官吏或侵漁。則商人就易處。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嘗併泉州舶船。令就廣。商人或不便之。

廣州自小海至溲洲七百里。溲洲有望舶巡檢司。謂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過溲洲則滄溟矣。商船去時。至溲洲少需以訣。然後解去。謂之放洋。還至溲洲。則相慶賀。寨兵有酒肉之饋。并防護赴廣州。既至。舶船市舶亭下。五洲巡檢司差兵監視。謂之編欄。凡舶至。帥漕與市舶監官莅閱其貨而征之。謂之抽解。以十分爲率。眞珠龍腦。凡細色抽一分。瑋瑁蘇木。凡麤色抽三分。抽外。官市各有差。然後商人得爲己物。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盡官市。蓋權貨也。商人有象牙稍大者。必截爲三斤以下。規免官市。凡官市價微。又準他貨與之多折閱。故商人病之。舶至。未經抽解。敢私取物貨者。雖一毫皆沒其餘貨。科罪有差。故商人莫敢犯。

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之小海。中流方丈餘。舶船取其水。貯以過海。則不壞。逾此丈許。取者并汲井水。皆不可貯。久則生蟲。不知此何理也。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風不能動。其檣植定而帆側掛。以一頭就檣柱。如門扇。帆席謂之加突。方

言也。海中不唯使順風。開岸就岸風皆可使。唯風逆則倒退。爾謂之使三面風。逆風尙可用。碇石不行。廣帥以五月祈風於豐隆神。

甲令海船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以巨商爲綱首。副綱首雜事。市舶司給朱記。許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財。商人言船大人衆則敢往。海外多盜賊。且掠非詣其國者。如詣占城。或失路誤入真臘。則盡沒其船貨。縛此人賣之。云爾本不來此間。外國雖無商稅。而誅求謂之獻送。不論貨物多寡。一例責之。故不利小舶也。船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海中不畏風濤。唯懼靠閘。謂之湊淺。則不復可脫。船忽發漏。既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補之。鬼奴善游。入水不暈。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或以十丈繩鉤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無雨。凡有雨則近山矣。商人言船船遇無風時。海水如鑑。舟人捕魚。用大鈎如臂。縛一雞。鰲爲餌。使大魚吞之。隨其行半日方困。稍近之。又半日方可取。忽遇風則棄。或取得大魚不可食。剖腹求所吞小魚可食。一腹不下數十枚。枚數十斤。海大魚每隨船上下。凡投物無不噉。舟人病者。忌死於舟中。往往氣未絕。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欲其遊沈。用數瓦罐貯水。縛席間。纔投入。羣魚并席吞去。竟不少沈。有錐鯊長百十丈。鼻骨如錐。遇船船橫截斷之。如拉朽爾。船行海中。忽遠視枯木山積。舟師疑此處舊無山。則蛟龍也。乃斷髮取魚鱗骨同焚。稍稍沒水中。凡此皆危急。多不得脫。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難禱之。則見於空中。無不獲濟。至廣州飯僧設供。謂之羅漢齋。

北人過海外是歲不還者謂之住蕃。諸國人至廣州是歲不歸者謂之住唐。唐人舉債總一倍約船過週債。住蕃雖十年不歸。息亦不增。富者乘時畜緡帛陶貨。加其直與求債者計息。何啻倍蓰。廣州官司受理有利。債負亦市舶使專敕。欲其流通也。

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入貢。用蕃官爲之。巾袍履笏如華人。蕃人有罪。詣廣州鞠實。送蕃坊行遣。縛之木梯上。以藤杖撻之。自踵至頂。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蓋蕃人不衣禪袴。喜地坐。以杖臀爲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蕃人衣裝與華異。飲食與華同。或云其先波巡營事瞿曇氏。受戒勿食豬肉。至今蕃人但不食豬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當自殺。自食。意謂使其割己肉自啖。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則不食。若魚鼈則不問生死皆食。其手指皆帶寶石。嵌以金錫。視其貧富。謂之指環子。交趾人尤重之。一環直百金。最上者號貓兒眼睛。乃玉石也。光燄動灼。正如活者。究之無他異。不知佩襲之意如何。有摩娑石者。辟藥蟲毒。以爲指環。遇毒則吮之立愈。此固可以衛生。

海南諸國。各有酋長。三佛齊最號大國。有文書。善算。商人云。日月蝕亦能預知其時。但華人不曉其書。爾地多檀香乳香。以爲華貨。三佛齊舶費乳香至中國。所在市舶司以香係權貨。抽分之外。盡官市。近歲三佛齊國亦權檀香。令商就其國主售之。直增數倍。蕃民莫敢私鬻。其政亦有術也。是國正在海南。西至大食尙遠。華人詣大食。至三佛齊修船。轉易貨物。遠賈輻湊。故號最盛。

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鬚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蓄。久蓄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

廣州雜俗。婦人強。男子弱。婦人十八九。戴烏絲髻。衣皂半臂。謂之遊街背子。

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中見呼蕃婦爲菩薩蠻。因識之。

廣州蕃坊。見蕃人賭象棋。並無車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沈檀香數塊於棋局上。兩兩相移。亦自有節度。勝敗予以戲事未嘗問也。

余在廣州。嘗因犒設。蕃人大集府中。蕃長引一二佛齊人來。云善誦孔雀明王經。余思佛書所謂眞言者。殊不可曉。意其傳訛。喜得爲證。因令誦之。其人以兩手向背倚柱而呼。聲正如瓶中傾沸湯。更無一聲似世傳孔雀眞言者。余曰。其書已經重譯。宜其不同。但流俗以此書薦亡者。不知中國鬼神如何曉會。

南海廟前有大樹。生子如冬瓜。熟時解之。其房如芭蕉。土人呼爲波羅蜜。漬之可食。

英州碧落洞生鍾乳。牧羊者多往焉。或云羊食鍾乳間水。有全體如乳白者。其肉大補羸。謂之乳羊。活時了不能識。剖之然後見。極難得。或一歲得一二枚。郡守卽獻廣帥監司。

漢以神雀改元。書傳不言其狀。廣南人說神雀。或紅或白。一羣必備五色。飛集極高樹。自十丈以下皆不肯棲。食露吸風。網罟不能及。余在曹溪寺屢見之。忽來倏去。嘲晰似雀噪。色鮮明。詢諸彼人。自來未嘗有。

捕得者。

海南諸國有倒掛雀。尾羽備五色。狀似鸚鵡。形小如雀。夜則倒懸其身。畜之者食以蜜漬粟米甘蔗。不耐寒。至中州輒以寒死。尋常誤食其糞亦死。元符中始有攜至都城者。一雀售錢五十萬。東坡梅詞云。倒掛綠毛么鳳。蓋此鳥也。

余在廣州購得白鸚鵡。譯者盛稱其能言。試聽之。能蕃語耳。嘲哂正似鳥聲。可惜枉費教習。一笑而還之。南方大龜長二三尺。介厚而白。造玳瑁器者用以補罅。名曰龜筒。方諺曰。龜筒夾玳瑁。鬼神不曉會。初時民間無用。不可售。後緣官市價踊貴。先公帥廣內侍省牒廣州市龜筒數百斤。公不報。僚吏以爲言。公曰。吾專行之。勿累爾矣。卒不與市。民賴以不擾。

廣右英州清遠峽小龍祠。余嘗謁之。數間屋當溪山奇絕處。龍乃五蛇。其色一如生金。王也。一如紅錦。妃也。一青一綠。判官也。一黃。走吏也。又有小者如王色。太子也。蟠曲一漆合中。發視之。或見或隱。甚神異。其狀比常蛇。細頸而長橫目。廣額。不畏人。色皆鮮明。勝於丹青。祀之則出。據香爐上。火不能蒸。或食所祀酒茗。

閩潮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肺之。給其族人爲鶉膳。既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少息。或云蛙變爲黃鵠。廣南食蛇。市中鬻蛇羹。東坡妾朝雲。隨謫惠州。嘗遣老兵買食之。意謂海鮮。問其名乃蛇也。哇之。病數月竟死。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

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頃年在廣州。蕃坊獻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魚雖甘旨。而腥臭自若也。唯燒笋。苴一味可食。先公使遼日。供乳粥一碗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諭之使去油不聽。因給令以他器貯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遂得淡粥。大率南食多鹽。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唯苦不可食。

廣州醫助教王士良。元祐元年死。三年而甦。自言被追至冥府。有衣淺絳衣如仙官者。據殿引問。士良嘗爲人行藥殺妻。士良不服。有吏唱言是熙寧四年始。卽取籍閱。良久云。並無。仙官拊案曰。本是黃州。誤做廣州。令放士良還。既出。又令引至廡下。有揭示云。明年廣南疫。宜用此藥方。士良讀之。乃博濟方中鈎藤散也。本方治疫。士良讀之。乃竊詢左右。此何所也。或言太司真人治天下醫工。時蔡元度守五羊。聞之。召士良審問。令幕客作記。及春。疫癘大作。以鈎藤散治之。輒愈。士良又云。幼習醫。至熙寧四年。方用藥治病。冥冥中已記錄。可不慎哉。

元祐間。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劉死。宗女無子。其家爭分財產。遣人搥登聞鼓院。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須一代有官。乃得取宗女。

鄒浩志完以言事得罪。貶新州。媒孽者久猶不已。元符二年冬。有旨付廣東提刑鍾正甫。就新州鞫問。志完事不下司。是時鍾挈家在廣州。觀上元燈。得旨卽行。漕帥方宴集。怪其不至。而已乘傳出關矣。衆愕然。鍾馳至新。吉志完拘之浴室。適秦陵遺詔至。鍾號泣啓封志完居暗室。不自意得全。又聞使者哭泣。罔測。

其事意甚隕穫。良久鍾遣介傳語。止言爲國恤。不及獻茶。且請歸宅。志完亦泣而出。其後東坡閱之。戲云此茶不煩見示。

東坡元豐間知湖州。言者以其誹謗時政。必致死地。御史臺遣就任攝之。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東坡方視事。數吏直入上廳事。掉其袂曰。御史中丞召東坡錯愕而起。卽步出郡署門。家人號泣出隨之。弟轍適在郡。相逐行及西門。不得與訣。東坡但呼子由。以妻子累爾。郡人爲之泣涕。下獄卽問五代有無誓書鐵券。蓋死囚則如此。他罪止問三代。東坡爲一詩付獄吏。他日寄子由。其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獄吏憐之。頗寬其苦楚。獄成神考薄其罪。止責散官。安置黃州。元祐中復起爲兩制用事。紹聖初貶惠州。再竄儋耳。元符末放還。與子過乘月自瓊州渡海而北。風靜波平。東坡叩舷而歌。過困不得寢。甚苦之。率爾曰。大人賞此不已。寧當再過一巡。東坡嚶然就寢。余在南海。逢東坡北歸。氣貌不衰。笑語滑稽無窮。視面多土色。鬢耳不潤澤。別去數月。僅及陽羨而卒。東坡固有以處憂患。但瘴霧之毒。非所能堪爾。

孫權破曹操於赤壁。今沔鄂間皆有之。黃州徙治黃岡。俯大江。與武昌縣相對。州治之西。距江名赤鼻磯。俗呼鼻爲砢。後人往往以此爲赤壁。武昌寒溪。正孫氏故宮。東坡詞。有人道是周郎赤壁之句。指赤鼻磯也。坡非不知自有赤壁。故言人道是者。以明俗記爾。

東坡在黃州。手作菜羹。號爲東坡羹。自敘其制度。好事者珍奇之。

宮殿置鴟吻。臣庶不敢用。故作獸頭代之。或云以禳火災。今光州界人家屋皆獸頭。黃州界惟官舍神廟用之。私居不用。云恐招回祿之禍。相去百里。風俗便不同。

三月上已祓禊。其來亦遠。寒食禁火。主介子推。河東之俗也。江浙民間多競渡。亦有龍舟。率用五月五日。主屈原。湘楚之俗也。二者皆尙賢。而未流則害教。晉人寒食病老幼。楚人競渡致鬪訟。

忠潔侯者。屈原也。大觀間。議開直河。省洞庭迂險。使者沈延嗣總其事。辟尉官。有勾當公事。盧供奉。過湖溺死。或傳旁舟見鬼物出波間。云吾血食此。若由直河。則將安仰。余以忠潔侯當無此言。儻以其與不可成之功。徒殫民力。則斃之。亦三閩遺意也。

余客沔鄂。聞人說張乖崖。初爲崇陽令。至今血食。父老猶能道其政事。嘗逢村氓市菜一束。出郭門。問之。則近郊農家。乖崖笞之四十。曰爾有地而市菜。惰農也。崇陽民間之。相尙力田。乖崖一日遣吏盡伐民間茶園。諭令更種桑柘。民失茶利。甚困。然素畏服其政令。不敢慢。乖崖代去數年。會朝廷更權法。園戶納茶租錢。崇陽獨無。茶園免輸。邑去郡四百里。不通舟楫。歲輸一夫負米至郡。每斛率得六七斗。富者租百斛。甚爲勞費。乖崖使三司建言。高原縣分苗米折納絹。崇陽民遂得輕齎。而先植桑柘已成。蠶絲之利。甲於東南。迄今尤盛。

黃州董助教甚富。大觀乙丑歲歉。董爲飯以食饑者。又爲糗餌與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饑人如牆而進。不

復可制。董仆於地。頗被歐踐。家人咸咎之。董略不介意。翌日又爲具。但設闌楯。以序進退。或時紛然。迄百餘日無倦也。黃岡村氓閭邱十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卽騰價。細民苦之。老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餐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羊屎給之。入手便投去。唯食眞者。此氓媚佛。多施廬山僧供積。亦內懼禍至。冀事佛少。道責此尤不可也。黃岡民丁生微。稍稍有生事。性桀黠。遂致富。創買田宅。治井得片石。府脈成字。如其姓名。丁卽模刻。令士人作碑記實。未幾病死。家旋敝。余舊之。今萍洲是也。田廬似是前定。當有以受之。不爾。未見能享者。

黃魯直再謫黔中。泊舟武昌。初和甫追餞之。相與處舟中。岸巾危坐。魯直側席意甚恭。猶子無咎與黃士潘觀來。不知其爲初和甫。忽略之。潘黃正論本草。反覆良久。魯直曰。吾姪前識初和甫否。二人縮舌汗背。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爲漢。唐威令行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爲唐。崇寧間。臣僚上言邊俗指中國爲唐漢。形於文書。乞並改爲宋。謂如用唐裝漢法之類。詔從之。余竊謂未宜。不若改作華字。八荒之內。莫不臣妾。特有中外之異爾。

遼人嗜學中國。先朝建天章龍圖閣。以藏祖宗制作。置待制學士。以寵儒官。遼亦立乾文閣。置待制學士。以命其臣。典章文物。做倣甚多。政和王辰。朝廷得元圭肆赦。是冬。遼亦稱得孔子履。赦管內。先公言使北時。見北使耶律家車馬來迓。氈車中有婦人。面塗深黃。紅眉黑吻。謂之佛妝。北地產鹿。有倍大於中國者。鹿角近根實處。刻以爲環。肉好相半。內虛可貯物。謂之鹿頂合。

京師置都亭驛待遼人。都亭西驛待夏人。同文館待高麗。懷遠驛待南蠻。元豐待高麗人最厚。沿路亭傳皆名高麗亭。高麗人泛海而至明州。則由二浙迤沓。至都下。謂之南路。或至密州。則由京東陸行至京師。謂之東路。二路亭傳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東路者。高麗人便於舟楫。多齋輜重故爾。

高句驪古箕子之國。雖夷人能文。先公守潤。得其使先狀云。遠離桑城。近次蔗封。蓋取食蔗漸入佳境之義。崇寧中遣使賀天寧節表。有良月就盈之句。蓋謂十月十日。其屬辭如此。

高麗人嘗在常州買民間養鴿放之。鴿識家飛去。常人唯恐不售。使還。又託生辰買鴿放生。人家爭出鴿。既售。卽籠入舟中。去更數日。方生辰。遂載行。反以爲得計。

九江之下。貴池口屬池州。九江之上。富池口屬與國軍。富池口有吳將甘寧廟。案吳志。甘寧死於當口。或疑其富池口也。又恐自有當口。寧傳云爲西陵太守。以陽新下雉爲奉邑。今永興縣有陽新里下雉村。蓋寧故國。廟碑刻甚多。並無說此者。

東海神廟。在萊州府東門外十五里。下瞰海咫尺。東望芙蓉島。水約四十里。島之西水色白。東則色碧。與天接。島上有神廟。一茅屋。漁者至彼則還。屋中有米數斛。凡漁人阻風。則宿島上。取米以爲糧。得歸。便載米償之。不敢欺一粒。稍北與北蕃界相望。漁人云。天晴時。夜見北人舉火。度之亦不甚遠。一在蓬萊閣西。後枕溟海。

先公守東萊。派買上供綿十萬兩。諸邑請重禁私市。公曰。如是將擾而不能辦。問市價幾錢。曰。每兩百錢。

公命增二十。委掖令田望莅之。如私市。貯錢邑門。不問多少。隨手交易。十餘日。四鄉趨利而來。遂足所售數。或謂價外增直。恐虧有司。公曰。朝廷平價和市之意。正如此。

崇寧初行當十大錢。秤重三小錢。後以幣輕物重。令東南改爲當五錢。於東北私鑄盜版不可禁。乃一切改爲當三。輕重適平。然後定。是時內帑藏錢無算。折閱萬億計。京師一旦自凌晨數騎。走出東華門。傳呼里巷。當十改爲當三。頃刻遍知。故凡富人無所措手。開封府得旨。民間寶庫限五日作當十贖質。細民奔趨。走利質者不堪命。稍或擁遏。有司卽以重刑加之。有巨豪善計者。至官限滿。自展五日。依舊作當十贖質。大榜其門。朝廷聞而錄賞之。余族父炳居湖州儀鳳橋西。常貯數百緡錢。以射利。會當十法變。子弟先得消息。請速以錢易他貨。族父笑而不答。良久云。錢遂不可用耶。子弟曰。然。族父曰。我不用。他人亦不可用。又何爲。旣失此。後稍不給。終不少悔。

州郡承唐衰。藩鎮之弊。頗或僭擬。銜皂有子城使。軍中使。教練使等號。近制始革去。先公知潤州。值銜校轉資。用黃紙寫牒。公大驚。吏白舊例。其間盡準敕條。通判州事慎宗傑以爲無害。公曰。豈有庶官而敢押黃紙耶。自後改用白紙。故事中書門下侍郎宰相押黃後。省官皆押紙背。慎在常調。未嘗如此。

陽翟田望。勤於竿牘。亦善其事。日發數十函不倦。由此自出官移令。改秩出常調。皆自致也。一書用好紙。數十幅。近年紙價高。田俸入盡索於此。親朋問目之。爲紙進納。蓋納粟得官號進納。故以名之。近年牽石之貴。其直不可數計。太平人郭祥正。苜蓿一石。廣尺餘。宛然生九峯下。有如巖谷者。東坡目爲

壺中九華。因此價重。聞今已在御前。東坡集中載怪石云。謫居黃時所得。余寓居其地。屋後有山。名破湖山。乃此石所出處也。每年潦水退。細民往求之。五色瑩徹。中有纏絲者。可琢爲環珥玩飾。常苦其細。置斛中漬水。養菖蒲。不適他用。

劉錕好治宮室。欲購怪石。乃令國中。以石贖罪。富人犯法者。航海於二瀨。買石輸之。今城西故苑。藥洲有九石。皆高數丈。號九隴石。

端州石在深谷中。細而潤。初爲官封之。已難得。後興慶建軍。以王地禁採石。不復可得。石上有鸚鵡眼。宛若生者。暈多而青綠爲貴。磨礱終不可去。俗傳透石澁也。端硯藏久無不羶者。以石潤久亦乾。故不平如溼木。乾則不平。

造筆用兔毫最佳。好事者用栗鼠鬚。或猩猩毛。以爲奇。然不若兔毫。便於書也。廣南無兔。用雞毛。雖毛匾不可書。代匱而已。近世筆工。宣州諸葛氏。常州許氏。皆世其家。安陸成安道。弋陽李展之徒。尙多馳名於時。宜人善治管。竹瑩潔可愛。亦有以葦爲管者。貴其輕高麗。使過常州市。筆諸許待其解舟。卽急售之。半無毛頭。以爲得計。

葉濤好弈碁。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論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碁枰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自崇寧復權茶法。制日嚴。私販者因以抵罪。而商賈官券。請納有限。道路有程。纖悉不如令。則被繫斷罪。

或沒貨出告緡患者往往不免其儕乃曰茶籠爲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江西瑞州府黃蘗茶號絕品士大夫頗以相餉所產甚微寺僧園戶競取他山茶冒其名以眩好事者黃魯直家正在雙井其自言如此。

陳州芍藥花殊勝近歲進花自陳三百里一日一夜馳至都下其法初翦花時用蜜漬蒲黃蘸其瘡微曝之俟花嫣乃入筍中取時刈去所封蒲黃布溼地上一兩時頃緝繩以花倒懸之真如新採者。

撫州蓮花紗都人以爲暑衣甚珍重蓮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紗撚織之妙外人不可傳一歲每院纔織近百端市供尙局并數當路計之已不足用寺外人家織者甚多往往取以充數都人買者亦自能別寺外紗其價減寺內紗什二三。

兩川冶金沿溪取沙以木槩陶得之甚微且費力登萊金坑戶止用大木鋸剖之留刃痕投沙其上泛以水沙去金著鋸紋中甚易得元祐中萊州城東劉姓塋地金苗生官莅取焉乃發墓凡磚瓦間皆金色也劉葬纔十數年不知氣脈蒸陶如此之速累月取盡地爲深穴得金萬億計自官抽官市匠吏竊竊外劉所得十二三焉京東諸郡之錢盡券與劉氏劉氏乃一村氓不分菽麥者得錢無所用往來諸郡恍忽醉飽歲餘亦死錢竟沒官劉世遂絕。

崇寧間鄧州南陽縣村民發古塚縣尉王儼莅掩之王爲余言其詳云竊中有二瓦棺已碎其左者購得一銅印方寸許篆文甚古識之者云溫不禁印時方競訪古器卽爲中貴人取去未知溫何代人也仲父

久中尙奇。每做古物，立怪名，以給流俗。廬於先塋下。山多巖谷，乃披荆棘，求其壯觀者，刻取前人題署姓名。年號皆詭異，既不可據。真兒戲爾。前人所居，與其器用，後世所以愛慕之者，思其人焉。其人無可思而寶其物與地者，蔽也。夫冥器兒戲，又烏足以爲君子之雅好也歟。

中官宋用臣，熙寧間備任使，以敏練稱。上意性極精巧，元祐時責官舒州。州將作樂鼓甚巨，飾以金彩，既成，其旁一環脚斷，欲剖之，惜工費。宋乃獻計爲環其下，作鎖鬚狀，以鐵固鼓腹之窻，使甚隘，卽釘環入窻中，既入鎖鬚張，遂不復脫。事多似此。

東南謂烏啼爲凶，鵲噪爲吉。故或呼爲喜鵲。頃在山東，見人聞鵲噪則睡之，烏啼却以爲喜。不知風俗所見如何。

姚祐自言嘗任澤州邑尉。郡當太行之喉，官吏有未嘗到處，郡將以虎患遣尉祠之。乃在山巔，姚往宿山下，見居民環屋埋巨木，云以拒虎。稍晚，虎出數十爲羣，首尾相銜，睥睨廬舍，人畜俱股栗。旦起登山，姚披練推挽而上，至絕頂，得板屋，有石刻，姚致祭，羣以歸。

溱州有虎穴，凡十里許，修谷茂叢，斑斕旁午。南北路口行者相集而度，否則遇害。荊州孫偉奇甫刺溱，親爲予道其詳。夫市朝固有此地，人或忽之致禍，可不慎哉。

徽宗大觀間，京東路民家有牛生麒麟，村人不識以爲怪，擊殺之。有司旣聞，驗問真瑞物也，乃上奏，因圖其形下諸路，俾民間預識其狀，或有生者，卽重賞購之。

元祐間有攜海魚至京師者。謂之海哥。都人競觀。其人以檻寘魚。得金錢則呼魚。應聲而出。日獲無算。貴人家傳召不少暇。一日至州北李駙馬園。放入池中。呼之不復出。設網罟。百計竟失之。李園池沼雄勝。或云三殿幸其第愛賞。以爲披香太液所不及。海哥蓋海豹也。有斑文如豹而無尾。凡四足。前二足如手。後二足與尾相紐如一。登萊傍海甚多。其皮染綠。可作鞍韉。當時都下以爲珍怪。蓋然一物。了無他能。貴人千金求一視。唯恐後。豈適丁其時乎。

沈遵知杭州。號神明之政。吏不能欺。嘗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人無敢取蛙蝮者。

九宮山有金星銀星鱓。不居水中。鑿山者於堅土內得之。懸暴乾久不壞。其背金星宛如一具秤。斤兩稀密無纖毫差。秤星十五斤。鱓背星二十斤。枚枚如此。土人收以治風氣病火。

孫叔敖殺枳蛇。蓋兩首蛇也。江南山中蛇。兩端皆有頭。口目全。其行相牽挽。腹紅背黑。長大率如箸。相傳是老蝮。兩口無舌。不見其開張。正一大蝮爾。恐叔敖所見不如此。或云枳蛇一頸兩首。故怪。

萍洲可談卷三

先公在講筵。聞神考言熊本表章。用印端謹。朱色鮮明。前後無小異。由此受知。遂擢用至兩制。近世長吏生日。寮佐書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用他畫軸。紅繡囊絨之。必謂退回。王忽令盡啓封。掛畫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燕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用神鬼。唯一兵官所獻。乃崔白畫二猫。既至前。慚懼失措。或云時有囊絨墓銘者。吏不敢展。此尤失獻芹之意。小節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謂此類。滕宗閔知楚州。有監司過境。本州送酒食書有臣名。卽上聞。旣鞫獄。乃書吏誤用賀月旦表。無他意。滕坐送吏部監當。蓋知州細銜字多。書欲謹。吏每患難寫。乘暇用紙寫前後銜。謂之空頭表牋。用之。固已不虔。向宗傳爲興國軍判官。託士人作與漕使小簡。用金口清光俞允等字。漕使舉行取勘。宛轉自解。僅免。士人於書尺多不識體要。往往誤人。宜謹用。自不能識者。不若不發書。

熙寧中有常州太守召赴闕。其人頗熟時事。將有陳述。所主亦大臣中有力者。或云介甫。當無不稱上意。旣陛見。上首問錫山去郡幾遠。旣非素備。了不能對。蓋常州無錫縣錫山。俗呼惠山。不閱圖經。故不知也。上因顧近臣曰。作守臣而不知境內山川。其爲政可料。卽罷去。竟不曾開陳一言。

楊傑次公留心釋教。嘗上殿。神考頗問佛法大概。楊並不詳答。云佛法實亦助吾教。旣歸。人咸咎之。或責

以聖主難遇。次公平生所學如此。乃唯唯何耶。楊曰。朝廷端慎明辯。吾懼度作導師。不敢妄對。青州王大夫嘗守舒丹二州。爲詩極鄙俚。每投獻當路。得之者留以爲笑具。季父爲青掾。王亦與一軸詩。他日季父見其子乃謝之。其子曰。大人九伯亂道。玷瀆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爲九伯。豈以一千則足數耶。余中表任朝議大夫。以八袞赦恩。轉中奉大夫。其子對賀客。則曰。大人轉此一官。方始濟事。將來有遣表恩澤。此二事非爲善謔。所以開悟爲人子者。

司馬溫公閒居西京。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囑云。此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不知其用心也。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襪。袴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則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執銳。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世傳杜祁公罷相歸鄉里。不事冠帶。一日在河南府客次。道帽深衣坐席末。會府尹出。銜皂不識其故。相有本路運勾至。年少貴遊子弟。怪祁公不起揖。厲聲問足下前任甚處。祁公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客次與坐席間。固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親知。必貽怒招禍。俗謂口快乃是大病。

王荊公退居金陵。結茅鍾山下。策杖入村落。有老氓張姓最稔熟。公每步至其門。卽呼張公。張應聲呼相。

公一日公忽大咤曰。我作宰相許時。止與汝一字不同耳。駙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號恭慎。既失明。猶戒勸子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州西二郎廟出聖水。治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怒。卽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賊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張昇。杲卿。自樞府乞骸。除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致仕。幅巾還第。出居陽翟。時時來洛中遊。嵩少頗接。方外人。絕口不掛時事。有道人者。善談虛無。杲卿雅愛之。一日偕遊少室山中。左右從者十餘人。至大松樹下。杲卿坐石上。道人探懷出小囊。茗屑。汲澗泉。折枯松煮之。杲卿一盃。道人卽以餘瀝分飲。從者既渴。人競啜少許。已而皆僵仆。蓋茗中實毒藥。故以困人。唯道人與杲卿飲者無害爾。道人乃前白曰。欲告侍中。求隨行金銀器。往鄉市藥。卽斂入布囊中。杲卿四顧。左右皆被毒。莫能與。因大笑。遣之攜去。至困者醒。藥力漸消。始能行。僅至山下。投宿民家。翼日歸。乃戒子弟慎交遊。

先公在紹聖初。識孟在。蓋皇后父也。時秦陵未有嗣。常因景陵宮行香。諸人聚首。孟在忽太息。或詢其故。孟曰。中宮薨。月滿望一皇嗣。乃誕公主。先公歸語所親曰。孟在非長守富貴者也。果如言。后竟廢。

沈起待制。諸子有見荆公者。頗喜之。許以薦擢。一日沈盛飾出遊。過相府。公聞其在門。呼入。與共匕箸。先令褰帶。沈辭不得已。公以手褰沈所衣。真珠繡直繫。連稱好好。自後不得復見。坐此沈廢。政和。中臺章言一朝士有溼活居士之目。謂飲不擇酒。內不擇人。此數事平時人所易犯。一被指斥。則莫脫。故舉以爲少。

俊之戒。

張昇臬卿微時。與程戡俱下第。橐盡。步出南薰門。至朱仙鎮。是日立春。就肆買食。共探懷得數十錢。僅能買湯餅。無錢致肉也。相與摘槐苗薦食而去。後俱在政府。遇立春。日。程邀臬卿開宴。水陸畢陳。艷妾環侍。程有驕色。臬卿從容話舊。及朱仙槐角事。程愧其左右。面頰舌咋。終無歡而罷。臬卿歸語其內曰。程三其黜乎。器益於此矣。未幾果罷執政。

先公以慶歷戊子八月十日生。十八歲。請解於廣文館。嘗至汴河上。聞謦者張。聽聲知禍福。公叩焉。纔啓。欸。張卽曰。吾故人也。二十年不相遇。公竊笑其誕。再詢知鄉里。便曰。豈朱秘丞郎君乎。公愕然。張曰。慶歷八年重陽日。蒙秘丞置酒。次日詣謝。聞公誕彌月。又得預慶宴。秘丞令視公。彼時愛此聲。每不忘。屈指曰。十七年矣。因道公此舉。未及第。後六年當魁天下。皆如其言。至今汴河岸常有張聽聲。蓋襲其名也。

余幼時隨母氏在常州時。見錢秀才開圖書。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婦姓。女子知夫姓。無不驗。吾家之姊長適吳氏。次適沈氏。錢閱書皆言夫姓吳。當時怪其差繆。後數年。沈姊離婚歸宗。嫁吳寬夫。不知圖書何爲。而億中乃爾。生齒浩繁。豈此數帙文字所能該括。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老筮易。以丹青寓吉凶。在十二辰。則畫鼠爲子。畫馬爲午。各從其屬。畫牛作二尾。則爲失。畫犬作二口爲哭。畫十有一口則爲吉。其類不一。謂之卦影。亦有繇詞。以相發明。其書曰。軌革。費老筮之。無不驗。其後轉相祖述。不知消息盈虛者。往往冒行此術。蓋中否未可知也。求筮者得蠟紙畫人物。

莫測吉凶。待其相符。然後以爲妙。卜以決疑。而轉生疑。非先王命卜之意也。其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朝士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紺緣縑。朋從目爲活卦影。又開封李昂作卦影。自云能識倚伏。每筮得象。則說諭人。亦有理趣。余目擊一事。曾有一卒持百錢來筮。昂探善布卦。卽畫人裹巾。半衣白。半衣綠。以杖荷二婦人頭。昂曰。卜者士人。半衣白似無官。半衣綠似有官。半綠似無出身。半白又似有出身。荷二婦人頭。兩頭陰。以爲貴人之首云。後詢知卜者何大正也。何以布衣上書。言元祐皇后。稱旨得官。後又言元符皇后。忤旨失官。卜時方被罪。昂術精妙。余每求筮。或中或否。不能盡如此。或言日者占筮繫其窮通。所謂術果如何哉。

文潞公在貝州時。有黃璵者。爲公筮。用一幅大綾。寫九十二歲善終六字。藏於家。考公自二十八歲作兩制。知成都。四十二歲平貝州賊。作宰相。凡五十餘年。平日未嘗降官。雖贖銅罰俸亦無。元祐初。平章軍國重事。久之以太師河東節度使侍中居西京。紹聖元年。公九十二歲。坐異意。降太子少保。河南府差通判。來取節鉞。月餘終。

何執中第五。徵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否。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云。公凡遇五卽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

湖州戚山。嘉祐末。夢人書玉旁頁字示之。云御名。此汝及第時。戚多與親舊道之。治平登極。而御名不如。

所夢。咸謂無驗。不數年神考龍飛。正協其字。鄉人素聞其詳。尤以爲神。是舉不預薦。方歎惋。忽有旨。展年免解。湖州惟咸山一名預免。來年遂過省登第。

常州李充。元豐間在太學。夢裸身見舒亶。時舒主學。李意裸身有脫白之兆。甚喜。後太學賄獄起。事連諸生。李亦繫御史臺。舒爲中丞。夜閱囚。李正裸身對之。因悟前夢。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訪之果然。妻子尙在。來見之。相語如昔。至八九歲。漸熟。世境旋忘。前事雍邱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州黃陂典吏。刊本作史雷澤男亨甫。年十七歲。病瘡卒。雍邱

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往視小師。一見便呼爲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母號泣。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皆驗。

王震子發平。時人相之。云五十歲水厄。紹聖二年。責知袁州。五十歲矣。畏水厄。乃陸行至蘄水。疽發頂上。不可救。遂卒。豈所謂水厄者厄於蘄水耶。

湖州安吉朱齋郎。昔遊池州齊山。張道人與之一幅白紙。令尋青眉子。云刺墨爲眉。多作丐者。朱他日在鄉間。見羣丐中有刺青眉者。因叩之。青眉初詬罵。泊朱轉與張所寄紙。卽笑曰。張老無恙乎。先是誕唾被面。一窮殍耳。旣笑。天真粲然。塵不可掩。宛若貴人。良久謂朱曰。汝無仙骨。又家富。黃白術不足以相累。有小技。可以安樂終天年。卽授之而去。朱自爾大能飲噉。凡四十年無老態。崇寧乙酉。朱病。擊舟入吳興。將見劉壽。會劉往西安。不能俟。亟呼季父翼中傳其術。語竟。引舟歸。季父素病。由是康健。不知所謂術者何。

如也。

撫州饒琪未第時。遇浮屠子語之曰。公他日名位。全如今泗州崔判官。饒未之信。後四十年。以朝請郎通判潤州。正先公作守時也。到官歲餘。因治廳事。得通判題名石刻。見崔判官姓名。注云司封員外郎。某年月日到罷。饒欣然記前言。乃求得老吏。詢崔罷去後事。乃云得替至揚州。不諱。饒心動。卽上致仕狀。先公聞之力勸止。然卒不免。

熙寧初。凌運勾權知桂陽監。坐失入死罪廢黜。初桂陽一僧。攜二徒遊廬山。數歲。獨其徒歸。頗有金帛。日從博飲。僧之姊訟於官。執其徒鞠問。具得僧度牒衣鉢。其徒云。未至桂陽三十里。江岸大石。同憩其旁。石忽開。有老人召僧入。石復合。至暮候之不出。遂歸。獄中大笑。其誕。峻治竟伏辜。二徒皆坐斬。數月僧至桂陽。徒家訴冤。官吏由是抵罪。問僧果入石壁中見老人語良久。從地戶出。乃在鼎州桃源。僧乞食緩行還鄉。事有如此者。至今桂陽監現有案牘。

古傳劍俠甚著。近世寂不聞。先令人嘗言常州張大卿一事。疑其劍俠也。云張買得婢。年三十餘。雖不艷麗。風骨語論非凡物也。自挈一柳箱緘固。每戒人勿發。尋常十數日則失之。夜半後復從天窗中來。張心異之。不敢詰。歲餘生一女子。張意網繆。俟其去。乃發箱視之。中藏一短劍。及皂半臂。無他物。纔歸已覺。大怒曰。柰何不聽吾言。取半臂披之。揮劍斷其女頭。倏然飛去。張急挽。已失所在。至今張氏祀於家祠。柳箱存焉。

古傳紫姑神。近世尤甚。宣和初。禁之乃絕。嘗觀其下神。用兩手扶一筭箕。頭插一箸。畫灰盤作字。加箸於箸上。則能寫紙。與人應答。自稱蓬萊大仙。多女子也。有名字伯仲。作文可觀。著棋則人無能敵者。余寓南海。有一假儒衣冠者。能迎致其神。在書室中。和余詩云。古書讀盡到今書。不獨才餘力有餘。自是丹山真鳳子。太平呈瑞只須臾。其人自不能文。疑有神助。然不識字人致之。則不能書。但以箸宛轉。畫灰盤爾。此何理也。

江南俗事神。其巫不一。有號香神者。祠星辰。不用董。有號司徒神者。仙帝神者。用牲。皆以酒爲酌。名稱甚多。嘗於神堂中見仙帝神名位。有柴帝。郭帝。石帝。劉帝之號。蓋五代周晉漢也。不知何故祀之。祀詞並無義理。又以傀儡戲樂神。用禳官事。呼爲弄戲。遇有繫者。則許戲幾棚。至賽時。張樂弄傀儡。初用楮錢。燕香啓禱。猶如祠神。至弄戲則穢談羣笑。無所不至。鄉人聚觀。飲酒醉。又毆擊。往往因此又致訟繫。許賽無已時。

張昇侍中初監樞務。相傳廳事有鬼物。官吏不敢宿直舍。張至。獨寢廳上。夜半後。有物捫其足。如冰冷。須臾自足而上。循至頂。復下。如此再四。張閉目引手持之。乃一毛臂甚巨。不敢視其狀。但堅持之。聞雞唱。忽作人語。初甚厲。已而漸遜。且言。公官至侍中。語泄天機。自有陰禍。幸舍我。張皆不恤。漸覺手中消鑠。至曉都盡。怪遂絕。張每戒人云。夜中但不開目。便不怖畏。仲姊之夫先爲張壻。親爲余言不妄。

熙寧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所軋。故居第二。大父頗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爲大父言。

此非人事。道場山在州南離方。文筆山也。低於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緣。卽山背建浮屠。望之如卓一筆。旣成。語人曰。三十年出狀元。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儔。相繼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

瓊管四郡在海島上。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責儻耳。與瓊人姜唐佐遊。喜其好學。與一聯詩云。滄海何嘗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東坡語姜云。俟他日有驗。續成篇。崇寧興學。不冒海隅。四郡士人亦向進。雖墜關已久。恐鹵瘠終無嘉穀爾。

常州諸胡。余外氏。自武平使樞密宗愈繼執政。宗回宗師宗炎奕修皆兩制。宗質四子同時作監司。家貴又高。東南號富貴胡家。相傳祖瑩三女山尤美。甚利子壻。余母氏乃尊行。如涓陽諸壻。錢昂黃輔國李詩柳廷俊。張巨陳舉蔣存誠皆爲顯官。餘無不出常調。呂吉甫太尉自言其家不利女壻。不唯碌碌無斥。如長倩余中成婚二十餘年。元祐初觀望朝廷。上疏乞誅呂吉甫謝天下。後竟離婚。亦云祖瑩三女山風水相刑也。余表姪李熙遐狂生登第。吉甫以孫女妻之。自延安帥遣人納吉。禮貌甚盛。熙遐在京師。忽詣開封府投牒。願離婚。蔡元長尹京。驚問所以。並無違律。及不爭財物。熙遐但言平生不喜與福建子交涉。元長怒叱出。卒成婚。其時人謂呂家風水已應。中州人每爲閩人所窘。目爲福建子。畏而憎之。辭吉甫元長皆閩人。故熙遐戲之耳。

大父居湖州城西。繞宅爲園。植果。有一李樹實佳。家有姑自幼時愛食。因占護。每李熟。他人莫敢採。家人號爲大姑李。傳其種於外。後數十年。諸父貧不能育。而姑所嫁丁維爲中大夫。典郡且富。遂售其地。

建宅。大姑尙無恙。竟得舊李。

王荆公妻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公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牀。吳假用未還。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公一旦跳而登牀。偃仰良久。吳望見卽命送還。

荆公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污己。亦恐污人。長女之出。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殺製衣。將贈其甥。皆珍異也。忽有貓臥衣笥中。夫人卽叱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廢敗無敢取者。余大父至貧。掛冠月俸折支。得壓酒囊。諸子幼時。用爲脛衣。先公痛念茲事。旣顯。盡以月俸頒昆弟宗族。終身不自吝一錢。諸父仰祿以活。不治生事。晚年遷謫。族人失俸。大有狼狽者。五叔父遂不聊生。余竊謂使荆公與大父易地。吳夫人安得此疾。

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歸就乳。多瘁其母。俗呼爲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竊其家物以出。兒魃竊外物以歸。初虞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急於權貴。每貴人求治病。則重誅求之。至於不可堪。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山谷黃廷堅。嘗言山谷孝於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歸山谷。山谷嘗語朝士。初和甫於余。正是一兒。旱魃時坐中有素厭苦和甫者。率爾對曰。到吾家便是女旱魃。

崇寧鑄九鼎。帝鼎居中。八鼎各鎮一隅。是時行當十錢。蘇州無賴子弟。冒法盜鑄。會浙中大水。伶人對御作俳。今歲東南大水。乞遣彤鼎往鎮蘇州。或作鼎神附奏云。不願前去。恐一例鑄作當十錢。朝廷因治章。

縱之獄。

伶人丁先現者。在教坊數十年。每對御作俳。頗議正時事。嘗在朝門與士大夫語曰。先現衰老。無補朝廷也。聞者哂之。

王德用爲使相。黑色。俗號黑相。嘗與北使伴射。使已中的。黑相取箭鐔頭。一發破前矢。俗號劈筈箭。姚麟亦善射。爲殿帥十年。伴射常蒙獎賜。崇寧初。王恩以遭遇處位殿帥。不習弓矢。歲歲以伴射爲筈。伶人對御作俳。先一人持一矢入。曰。黑相劈筈箭。售錢三百萬。又一人持大矢八。曰。老姚射不輸箭。售錢三百萬。後二人挽箭一車入。曰。車箭都賣一錢。或問是何人家箭。價賤如此。答曰。王恩不及塚箭。

楊鼎臣大夫嘗爲余言。紹聖間在成都。見提舉茶馬官。以課羨賜五品衣魚。府中開宴。俳優口號。有茶牙人賜緋之句。當時頗怒其妄發。亦答之。小人中有冷眼。最不可欺。元符末。廣帥柯述除直龍圖閣。移知福州。訓詞有云。延閣以待該博之士。儻踐歷中外。厥有成績者。亦以命之。柯無文采。頗不堪此亦字。

熙寧間。王介甫行新法。欲用人材。或以選人爲監司。趙濟劉誼皆雒州防禦。推官提舉常平等事。薦所部官改官。而舉將自未改官。蓋用才不限資格。又不欲便授品秩。且惜名器也。其時多引入上殿。伶人對上作俳。跨驢直登軒陛。左右止之。其人曰。將謂有脚者盡上得。薦者少沮。

文及甫。潞公子也。二十八歲。以直龍圖閣知陝州。士論少之。郡僚戲云。本州公筵。客將司奉台旨。喫炒剝。當時傳以爲笑。錢適田家子。高科廕仕。性甚魯。每遇失汗。則負重走齋中。汗出乃蘇。旣爲禁從。猶如此。或

取十餘千錢。就帳內荷之以作力。諸方不載此法。但人生惡安逸。喜勞動。惜乎非中庸也。輕薄子以爲此。出汗方。編入御藥院。可一笑。故記之。

元祐間有大臣。不欲書名氏。父嘗貶死。朱崖。寓柩不歸。既貴。自過海迎取。已更數十年。無識之者。於僧房中。隨挈一具歸。與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僧骨來。紹聖初。言者欲萋斐。以無驗不敢舉。

杭州繁華。部使者多在州置司。各有公帑。州倅二員。都廳公事。分委諸曹。倅號無事。日陪使府外臺宴飲。東坡倅杭。不勝杯酌。諸公欽其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後袁穀倅杭。適與郡將不協。諸人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蘇州李章。以口舌爲生計。介甫集有李章下第詩。亦才子也。常游湖州。人皆厭其乞索。曾詣富人曹監簿家。曹方剖嘉魚。聞其來。遽匿魚出對之。章已入耳目。旣坐。曹與論文。不及他事。冀其速去。談及介甫字說。章因言世俗訛謬用字。如本鄉蘇州。篆文魚在禾右。隸書魚在禾左。不知何等小子。移過此魚。曹拊掌共七箸。

昔有郭巨公。進建第。落成日。設諸匠列坐於子弟右。或以爲不可。巨公指諸匠曰。此造屋者。又指其子弟曰。此賣屋者。固自有序。識者以爲名言。可爲破家子戒。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蓄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錢。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買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

夫競傳其語。

錢塘郎忠厚。遊當塗諸公間。頗稔熟。好敍親舊。見勢位無不納拜者。至人失勢則相疎。時人目之爲富貴親情。

潤州一監征與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官滿分以裝我。胥僞諾之。既代去。卒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卒於維揚。胥得全賄。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幃而入。卽誕子。甚慧。長喜書。胥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至京師。爲桂玉費。其子調官南下。已匱乏。至維揚病亡。胥無所歸。貧索無聊。悔悟而卒。

趙廷臣故渝州洞蠻。與諸酋約降朝廷。至洞。趙乃率諸酋殺之。揚言衆叛。掩以爲己功。又盡得其財物。故廷臣世賞高。篋仕被擢用。生子諗。少年及第。幾爲殿魁。未三十歲。陞朝爲國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自河東提刑配瓊州。母妻妹分配嶺外。家貲沒官。識者謂諗等乃諸洞酋後身。

沈括存中。入翰苑。出諫垣。爲聞人。晚娶張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時被箠罵。掉鬚墮地。兒女號泣而拾之。鬚上有血肉者。又相與號慟。張終不恕。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張出也。存中長子博毅。前妻兒。張逐出之。存中時往調給。張知輒怒。因誣長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責安置秀州。張時時步入府中。訴其夫子。家人輩徒跣從勸於道。先公聞之。頗憐仲姊。乃奪之歸宗。存中投閑十餘年。紹聖初復官。領宮祠。張忽病死。人皆爲存中賀。而存中恍惚不安。船過揚子江。遂欲投水。左右挽持之。得無患。未幾不祿。或疑平日爲張所苦。又在

患難。方幸相脫。乃爾何耶。余以爲此婦妬暴。非碌碌者。雖死。魂魄猶有憑藉。

胡宗甫妻張氏極妬。元豐中。官京局。母氏常過其家。有小婢雲英行酒。與主人相顧而笑。張見而嫌之。婢亦覺。是夕自縊於廁。家人驚告。張飲嚼自如。母氏不遑處。乃歸。明年張之愛女病。作婢語責張曰。我由爾死。尙未足道。旣聞之。飲食笑樂安忍耶。必令主死。爾諸子繼之。使爾子然無聊。以償我昔痛。未幾宗甫捐館。張遽出京還常州。三子盡亡。姑婦四人孀居。張晚年病發。宛轉哀鳴。求諸婢舖飼扶掖。或責以前事。則流涕無語。如是十餘年乃卒。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還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柰債主不相放何耶。未幾疽發於腦卒。

倡婦州郡隸獄官以伴女囚。近世擇姿容習歌舞。迎送使客侍宴好。謂之弟子。其魁謂之行首。書傳載彌子瑕閔籍孺以色媚世。至今京師與郡邑無賴男子。用以圖衣食。舊未嘗正名禁止。致和間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

萍洲可談校勘記

朱彧可談。百川學海止五十五條。蓋當時刪節之本。說郛續祕笈。即依左本翻刻。故條目竝同。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重編三卷。多至數倍。然以三本校之。互有得失。今并存以俟參訂。彧書雜記見聞。頗多軼事。雖於紹聖諸臣。意存回護。尚不至如魏泰東軒筆錄之悖謬。惟青眉紫姑諸條。間涉神鬼。未離小說之習云。癸巳上巳前一日。熙祚記。

卷一

胡宗堯條 凡三引見。三下。三本並有經字。

故事條 時傳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三本京並作公。百川學海。說郛。西並作曲。

宰相條 然後品味以進。以字誤。百川學海作玄。乃玄之譌。玄。互別。體也。後紫持正條監司互論。百川學海正作玄。疑當從續祕笈。本無他義理。續祕笈無他字。

辨色條 宰執以下。尊上。三本並有自字。啓關放入。三本入。下。卒前白。百川學海卒上。有翰林二字。視之鬚也。百川學海。藝上有肉字。

止令供清酒。百川學海。未有因傳知諸同官六字。續祕笈。因下衍訪字。

入對。三本入。作登。

五等條 元祐初。此以下另爲一條。當提行。

著令條

州縣選人條此以下另為一條當提行。

狻座條

續秘笈則皆乘百川學海說郭。

預置狻座二本置亦乘狻座張二本並無

章惇條

王安禮此當另提行起廢帥太原二本無皆摺角一匾封二本摺後在廣州三本州

錢遜條

夜艾子死三本艾

無有是姓名者三本是告曰三本告下

王庭鯉條三本與上條及身嘗應進士三本及身當路頗有主之者得上達王默念自軍將累勞數十

年方轉使臣改文資三本脫此二

素貧條

續秘笈此條說近歲此當另為一條三本並無

以藩邸舊恩續秘笈舊作特百川學

袁應中條續秘笈誤又廣額尖額百川學海連稱大陋百川學海

王迴條三本誤連間為狎邪輩所誣百川學海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三本無蔡持正舉之三本

姚祐條

易題出乾為金百川學海出

先是福建書籍二本作蓋福造二點三本遺

舉燭條

與諸子聚首百川學海說豈足以配日月乎吉甫曰二本吉甫上有呂字

煜晝夜

二本三煜字下介甫大以為然二本此下有吉甫所言中理煜晝月煜晝夜燈

無由承轄三字

由承轄為宰相三

無由承轄三字

素貧條

續秘笈此條說近歲此當另為一條三本並無

以藩邸舊恩續秘笈舊作特百川學

袁應中條續秘笈誤又廣額尖額百川學海連稱大陋百川學海

王迴條三本誤連間為狎邪輩所誣百川學海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三本無蔡持正舉之三本

姚祐條

易題出乾為金百川學海出

先是福建書籍二本作蓋福造二點三本遺

舉燭條

與諸子聚首百川學海說豈足以配日月乎吉甫曰二本吉甫上有呂字

煜晝夜

二本三煜字下介甫大以為然二本此下有吉甫所言中理煜晝月煜晝夜燈

無由承轄三字

由承轄為宰相三

無由承轄三字

瑟二條 不知果何如 三本此下有吉甫子瞻皆不世出之才而不相好亦猶立朝異時耳二十一字猶當爲由之誤。

吳處厚條 天庇汝也 三本庇作俾。三本在上。見官妓 三本作奴。

蔡持正條 讒口可畏如此 三本此下有既不得宣和初行 三本無。 王介甫居金陵 此以下當提行。 我公名

字偶相同 公名二字當從百川學海說。續秘笈亦誤倒。

黃州條 子瞻遷責 續秘笈作謫。 時元祐時 三本無元祐三字。 孟氏作后 三本作皇。 蟬有禪意 蟬上脫識者謂三

后竟廢 續秘笈後。

慈本條 先公侍上 此以下當另提行。三本不誤。 別無他語 續秘笈脫別字。百川學海說鄂下有述中靖國元年六字。 召詔禁中 續秘笈脫 賜十

字師號 三本師上有釋字。脫字。 及御製僧惟白續燈錄 百川學海說鄂。此下有釋徒尤以爲盛事七字。續秘笈僅存釋字。 其後 三本無其字。 盡

革其故俗 云其尤夷者。三本作盡革。

卷二

鬼奴條 有一種近海野人 三本作有一種近海者。

菩薩蠻條 因識之 三本因作方。

南海廟條 三本此條連著。薩蠻條下誤。

食蛙條 由是東南謗少息 三本謗下有戲字。 廣南食蛇市中鬻蛇 三本廣南下有人字。此二句在大蛙也下。又此下東坡云云至數月竟死三十三字並無。 瓊

管夷人行 此以下當另提。三本不誤。 雖甘旨 百川學海說鄂作香誤。 唯燒笋直一味可食 三本直作祖。 先公使遼日 北虜日。此以

下當另提行。大率南食多鹽當依三本

董勳教條 董略不介意三本脫 翌日又爲具三本翌

此以下當另提行。以米餌作羊屎尿下當從三本補狀字

唯食眞者三本此下有數月方死四字

黃岡民丁生微此以下當另

卷三

熊本條 前後無小異三本前

但用他畫軸三本用

此尤失獻芹之意此有脫文三本作此尤不可生

之意。必須貽禍。

滕宗閔條 書欲謹三本作欲 固已不虔三本固

常州太守條 亦大臣中有力者三本無 不閱圖經三本句首

上因顧近臣曰三本無 作守臣三本作

楊傑條三本合上 嘗上殿三本嘗下 乃唯唯何耶三本作

朝廷端慎明辨三本慎

王大夫妻條 將來有遺表恩澤三本未有 此二事非爲善謹三本作余記此二

所以開悟爲人子者三本

有壹字。

富鄭公條 則請官位百川學法說 公舉鞭自首至此四十一

口稱弼三本重

杜祁公條續秘笈此

客次與坐席間百川學海說郭本並連

俗謂口快百川學海說郭

王荆公條 王荆公三本作 一日公忽大哈三本公

沈起條 有見并才蓋釘王之諱。王主。公聞其在門三本公作舒。下三本無。不得復見三本得。

錢秀才條 吾家之姊三本當作三。据三本當作二。

何執中條 公不第五否三本並脫。

蔡元度子仍條 病瘡卒三本病。足瘡死。

登第條 文筆山也三本文作。語人曰三本人上。

瓊管條 續成篤三本句首。

外氏條 觀望朝廷三本無此。

建子交涉三本作平生不喜。祖塋三女山風水相刑也三本無風。

越國夫人條 王荆公三本作王。吏來索三本句首。

潔疾條 荆公三本作舒王。無敢取者三本取。余大父至貧續秘笈此以下。晚年遷謫三本作。安

得此疾三本安得下。

早魁條 往往尤急於權貴三本往往。最愛山谷三本無此。嘗言山谷孝於親三本作常言黃。必歸山

谷山谷嘗語朝士三本作必歸魯。

大臣條 於僧房中隨挈一具歸三本作於僧房中。有數棺。枯骨三本作誤取。

杭州條 此條秘笈全脫。百川學海。諸公欽其才望二本作部使者知。通與郡將不協二本無。

郭巨公條 昔有郭巨公進百川學海·說郭·無郭進二字·建第落成日續秘笈·落成與建第誤倒·巨公指諸匠曰續秘笈無巨字·

蘇掖條 爭一錢三本作文·嘗買別墅三本買作置·可少增金三本少增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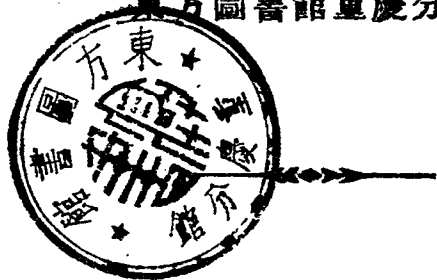
潤州條 卒不與一錢三本無卒字·竟卒於維揚三本卒作死·長喜書三本書上有讀字·至維揚病亡三本作至中途子病·醫所餘召醫·

及維揚而死·貧索無聊悔悟而卒三本作族寓貧索無聊·亦死·

沈括條 出諫垣三本諫字作憲·前妻兒三本妻譌家·而存中三本句下有自張亡三字·遂欲投水三本投作墮·或疑平日三本平日

上有存中二字·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H 815.12
2543

登錄號數...I 0562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84315)

☆萍洲可談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朱 彥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82

25905

